

外婆的“倒笃笋”

□周雪清

儿时每到放暑假,我就想去离我家约二十里地的乡下童镇,那是我的外婆家。六七十年前,童镇不通车,但有航船,那种能乘十余人的小篷船。早上一阵螺号声后,航船从童镇市街边撑出,在欸乃声中,穿过一条条内河,至李碶渡、车过坝,由内河转到姚江,一路悠悠,中午便可到宁波三江口(即现在的和义大道边)。午后再返回童镇,傍晚回到童镇市街,每天来回一趟。摇橹的船老大顺财伯是外婆的邻居,我自小就熟悉。所以,有时母亲把我独自一人送到航船上,便可放心回家去了。

外公早逝,我没见过。外婆在童镇独居,舅舅在外地工作,阿姨已出嫁,幸好婆家在童镇,且很近,只隔条河,常可过来照顾外婆。外婆的经济来源,主要靠在外地银行工作的舅舅,我母亲和阿姨隔月轮着给点零花钱。所以外婆很节俭,平时舍不得去镇上买菜,常在烧饭时,顺便在饭镬里蒸两棵自家屋边种的白菜,菜熟了淋上几滴酱油,从猪油罐里挖出一点猪油,趁热拌匀当下饭;有时是蒸几只毛芋艿,家里还备有长年存的咸菜、腌冬瓜、腌茭白之类。我去时,会蒸上一碗鸡蛋羹(鸡蛋是外婆养的鸡产下的),还有她老人家自己也舍不得吃的倒笃笋。

外婆知道这笋我最爱吃,于是珍藏着,等我来了才拿出来。刚从瓦罐里取出来的倒笃笋,切成两三毫米长的一粒粒,盛在一只白底蓝边小瓷碟里,浇上一点老酒,再淋上几滴麻油,一撮呈红棕色油亮的笋

粒,衬着蓝边白碟,像是一件工艺品,但我早已挡不住诱惑,美美地吃起来了。这笋一放进嘴里,顿觉鲜、香、嫩、韧,越嚼越有味,越吃越想吃,一个暑期下来,外婆的一罐倒笃笋已所剩无几。

有一年春笋上市季节的一个星期天,母亲叫我去趟外婆家,为了何事,早已忘记。航船得午后开,当天回不来,于是早上改乘汽车到离童镇约五六里路的一个大镇,然后再步行到外婆家。那天外婆正好在腌倒笃笋,于是我看到了倒笃笋的制作全过程。

外婆仔细把春笋洗净,切成手指粗、寸把长,放到锅里用盐烤至锅快干,盛出凉透。然后拿只已事先洗净晾干、约半尺高的红棕色小口瓦罐,把笋仔细放进去至快齐瓦罐口,揸实,再用早已备好的几条毛竹片,纵横交叉,细心地撑在笋面上,这样笋就不会倒出来了。至此,还少一样东西:卤水。外婆家有只乌黑的圆肚型陈年瓦罐,高约七八寸,下端有隔层,上面盛盐,下面一层是空的,但有两方孔。我猜瓦罐的隔层应该有细孔,陈年的粗盐日积月累,慢慢会有卤水渗到下面空层。外婆就取只瓷盆,从盐罐下层取卤水倒进瓷盆里,然后把盛笋的瓦罐倒置放在瓷盆里,至此,才算大功告成。现在回想起来,卤水隔绝瓦罐里的笋和外界空气的接触,笋经久不会变质。这是那个年代食品保质土办法,安全、卫生、有效,放一年不变质。

转瞬间数十过去,外婆早已仙逝,每每忆起外婆的倒笃笋,那鲜香的美味,仿佛犹在唇齿间四溢。

父爱从未缺席

□王国梁

我小时候,父亲为了生计走南闯北,很少在家。在我的印象里,父亲的印象甚至有些模糊,总觉得他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家里住一阵,像外乡的客人。

记得有一次,父亲从外面回家,还给我买了一只铅笔盒。尽管那只铅笔盒对我的诱惑力非常大,我还是怯生生地不敢靠近父亲。母亲一把抢过父亲手中的铅笔盒,递给我说:“你爸给你买的,拿着!”我这才敢把铅笔盒抱在怀里,但我看父亲的目光依旧是羞怯的。

父亲口才很好,是个喜欢高谈阔论的人。有时候家里来了人,他跟人家谈笑风生,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。但是性格外露的父亲,很少对我有过亲昵的举动,类似把孩子高高举在头顶,或者趴下来让孩子当马骑之类的事,父亲一件都没做过。他见了我的面,最常用的就是命令式的口吻:“小子,过来!”

我印象中父亲只做过一件让我非常感动的事。那段时间,父亲在家呆的时间很长。闲来无事,他张罗着为我做一把木头手枪。父亲找来一块废木料,开始精心做手枪。我对枪之类的玩具有超乎寻常的喜爱,于是守在父亲身边,看他做手枪。父亲显得有些笨手笨脚,一块木头在他手中颠来倒去,好像很不听使唤。我看到父亲嘴巴都在使劲,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,父亲顺势让我坐到他的膝盖上。那一次,我与父亲亲密接触,闻到了他身上特有的烟草与汗水的气息,感觉陌生又新奇。父亲终于为我做好了木头手枪,虽然样子并不好看,但我却当成宝贝珍藏了许多年。也许,我珍藏的是那份近距离的父爱,因为那份爱太珍惜难得了。

以后的很多年里,父亲依旧在外面打拼。我生命中很多重要的时刻,父亲

都缺席了。我上了初中以后,成绩突然有了飞跃。老师开家长会,说让我的家长发言。我感觉这是一次露脸的机会,可以让我享受到从未有过的荣耀。可是父亲不在家,这个任务只能交给不识字的母亲。母亲的发言当然乏善可陈,我心里有些失落。要是父亲能来就好了,他最擅长说话了。

还有一年冬天,下了大雪。路上积雪很厚,很多同学的父亲都开着拖拉机来送孩子到学校。可是父亲又不在家,我只好推着自行车,一步一步走到学校。白雪茫茫的路上,我觉得自己像孤雁一般,没有父亲的疼爱,心中失落极了。

再后来,我考上了大学。父亲本来决定了,那次一定要亲自送我到学校。谁知因为临时有事,他又一次缺席了我生命中重要的时刻。我看到站台上,很多人与父母话别,而父母简直像十八里相送,万般不舍地送别孩子。那时候我心里酸酸的。虽然瘦小的母亲一直守在我的身后,但我多么希望能看到父亲伟岸的身影啊。

我总是以为,父爱缺席的孩子,身上会缺少某种坚毅的东西,缺少某种阳刚的品格。我甚至感觉自己的性格更多像母亲,有时候琐碎平庸,有时候优柔寡断。直到有一次,我跟母亲谈起父亲。我说:“我爸一直在外面奔波,对我的影响太小。”母亲叹口气说:“唉,如果能在家里呆着,谁愿意出去奔波?一大家子七八口人,都要你爸挣钱来养,他不去咋办?”母亲一句话,说得我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是啊,如果能够选择安逸,谁不愿在家陪着孩子成长?

其实父爱从未缺席,而且一直在离我最近的地方。我身上的好强、独立、隐忍、担当,不正是父亲赐予的吗?

第7300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